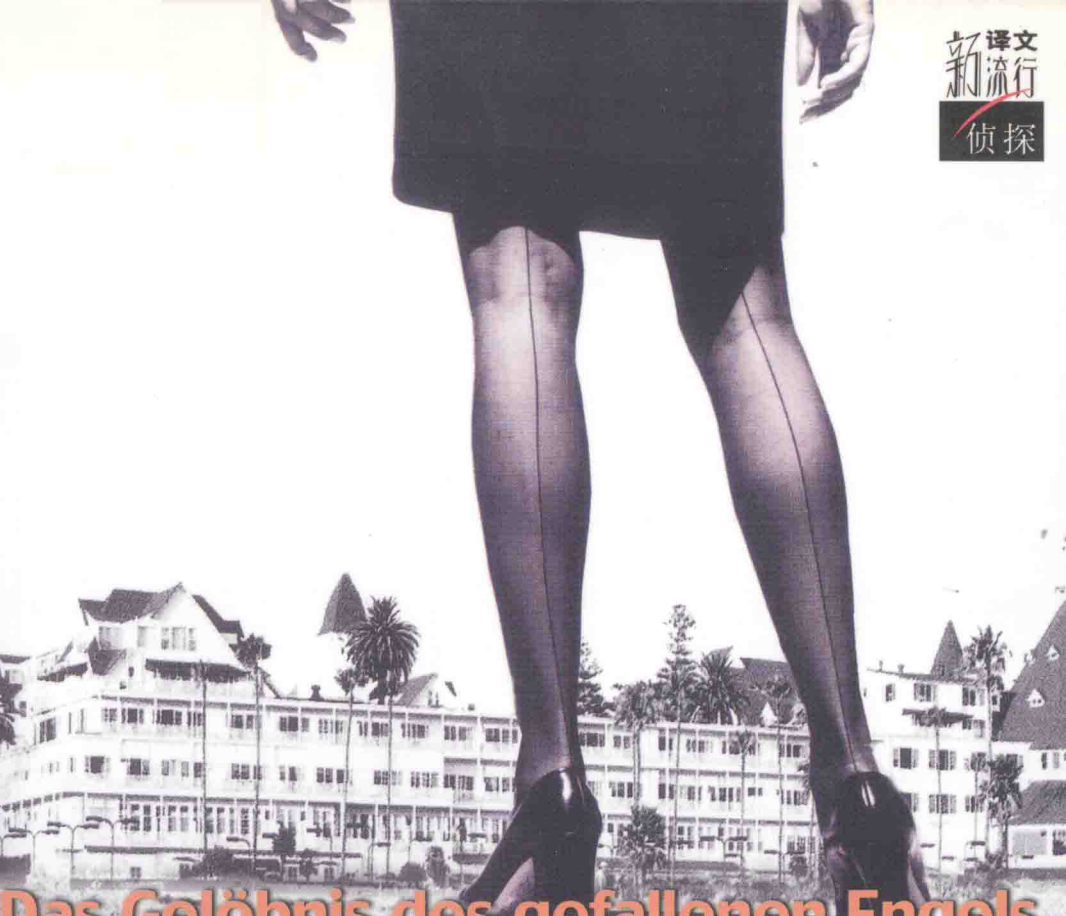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Das Gelöbnis des gefallenen Engels

墮落的天使

〔德〕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新流行
译文
侦探



墮落的天使

〔德〕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的天使/(德)阿尼(Ani, F.)著;陈钰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译文新流行·侦探)

书名原文:Süden und Gelöbnis des Gefallenen Engels

ISBN 7-5327-3284-3

I. 堕... II. ①阿...②陈...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353 号

Friedrich Ani

SÜDEN UND GELÖBNIS DES GEFALLENEN ENGELS

© 2002 by Droemersch Verlaganstal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9-2003-02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译文新流行·侦探

堕落的天使

[德]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27-3284-3/I·1920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环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作为文学大国之一的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拥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然而德国的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一文学分支，在中国推介得很少，尤其是德国现代侦探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几乎是空白。

当前的德国文坛有着 100 多名不同知名度的侦探小说作家，如弗里德利希·阿尼、菲德勒·罗格尔、耶尔格·尤雷茨卡、皮克·比尔曼、库尔特·兰塔勒、特亚·多恩、乌尔里希·里策尔、安妮·夏普勒特……其中不乏女作家，如皮克·比尔曼、特亚·多恩、安妮·夏普勒特等。

从 1985 年开始，德国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德国侦探小说奖”，由波鸿侦探小说档案馆组织，由批评家、书商和文学理论家组成评委。分设两种奖，一种为“德语侦探小说奖”（包括用德语写成的原版德语国家优秀侦探小说）；另



一种为“世界侦探小说奖”（在德国首次出版的、译成德语的外国优秀侦探小说）。每年年底评奖，第二年年初颁奖。

近年来，弗里德利希·阿尼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他推出的以侦破失踪案件为题材的推理小说系列“聚登警长”至今已出版五种，2003年下半年将继续出两种，前四种已分别获2002年和2003年“德语侦探小说奖”（包括《堕落的天使》）。《南德意志报》认为“聚登警长”系列“具有一种达到西默农深度的潜力”。

弗里德利希·阿尼，1959年出生于德国科赫尔，高中毕业后迁往慕尼黑，同时开始创作广播剧和戏剧剧本。后来毕业于德国影视大学创作系，接着便着手电视连续剧《拳》和《律师与私探》的初稿工作，曾当过文化记者和刑警记者，现为慕尼黑专业作家，多次为德国电视一台的专栏《作案现场》编写剧本，并获“慕尼黑文化促进奖”。1997年因其小说《甜美的生活》而获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文学促进奖”；以其小说《在宇宙尽头的房间里》而获“花花公子性爱文学大奖赛”二等奖。

在小说《日耳曼恐惧》中，阿尼根据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描述了在德国一个大城市里仇视外国人的惊险故事。《日耳曼恐惧》于2000年获“克劳泽德语侦探小说奖”；2001年，该书又获“不来梅广播侦探小说奖”，被誉



为“描写德国当今社会犯罪现实的最佳样式”，《世界报》星期日增刊评论此书时说：“……比任何一本书都更深刻地展现了我们的社会，并为此开创了一种别致的文学样式。”1997年发表的《枪杀》是“描写大城市犯罪的惊险小说，其紧张程度超过了作者以往的作品，结局完全出人意料”（《焦点》周刊评论）。

弗里德利希·阿尼堪称德国当代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人说，没有弗里德利希·阿尼，慕尼黑的文学地位将大为逊色。

阿尼的侦探小说尚有《基林·吉辛》（1996）、《燃烧的雪》（1998）、《发明告别》（1998，被瑞士《FACTS》杂志评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佳侦探小说之一）、《原谅》（2001）等。此外，阿尼还创作了大量短篇侦探小说、非侦探小说、广播小说、广播剧，计几十部。

弗里德利希·阿尼不仅继承了德国侦探小说文学的传统特点，而且创立了德国当代侦探小说的新风格——以现实为基础，不作耸人听闻和千篇一律的描写，不编经不起推敲的紧张故事。阿尼的作品颇具哲理和推理成分，他以失踪案件为题材，闯出一条侦探小说的新路子。

《堕落的天使》没有十分惊人的故事情节，但作者所描述的一切却不断吸引着读者。阿尼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用朴素、流畅、简练的语言和略带幽默的对话歌颂了德国



堕落的天使



译文
新流
行



刑侦人员的敬业精神、责任感、智慧和推理能力。

陈钰鹏

2003 年 5 月于上海十方阁

我在刑警局的失踪案侦查部工作，但
我却找不到自己的父亲。

泰伯·聚登



第一章

为我开门的女人在我面前显得矮小，我往下看她，就像看一个孩子，而她却仰着头。

她穿了一件带白色尖领的黑连衣裙，一双结实的黑鞋子，她大概 55 岁左右。

“你是谁？”她问。

“我们通过电话。”

“你是塔波尔·聚登？”

“你认为我不是？”

“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

“这算什么东西？”女人把小卡片凑近眼睛看了看说。

有时候我确实傲慢。

“你没有真正的证件吗？这样的卡片谁都可以印！”

我从口袋里抽出蓝色证件。

“证件难道不是绿色的吗？”女人说。

我说：“颜色已经更新了。”



“可证件上你的模样不一样。”女人说。

“你是格劳克太太吗？”

“你不是按了我家的门铃吗！你喝醉了吗？”

“没有。”

“你喝了多少酒？老实说，我谅解酒鬼，我丈夫也是一个酒鬼。”

“我只喝咖啡和矿泉水。”我说。

天很热，至少有 28 度，太阳直接照着我的后脑。

“那你就进来吧。”格劳克太太说。

我们穿过散发着月桂香的过道，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三只茶杯、一把茶壶和一盘饼干。

“我丈夫走了。”格劳克太太说。

“他去哪里了？”我问。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早上起床时，乌特的话不得不让我想起我的年龄，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她认为，一个人要有些严肃认真的态度，那才算成年，至少在那些重要事情上要严肃认真。

我觉得，一个人年纪越大，做一切事情就越不严肃，越来越不严肃。

“你说什么？”

“什么？”我说。

“你确实喝醉了！”

我动也不动，她先是打量着我那褐色的皮靴，然后她



的眼光沿着我那两侧有带子的油腻皮裤往上爬，在我的白衬衣和皮茄克上停了一会，最后她盯着我的脸看。

“你该刮刮胡子了，你！”

“是的。”我说。

“你也该去理发了！”

“不。”

今天早上我又没有时间洗头，因为乌特一直在独白，我在听她说，然后我必须上班了。

“你的眼睛是绿的，因为你是警察。”格劳克太太说。

“绝对是。”我说。

“你真的叫塔波尔·聚登吗？”

“你要不要再看看证件？”

格劳克太太坐到长沙发上，往两个茶杯里倒茶。

“我丈夫走了，”她又说开了，“现在我家来了警察。”她在对着她的茶杯说话，她举起茶杯，但没有喝。

有人按门铃。

“劳驾你去开一下门。”格劳克太太说。

我朝门走去，外面站着一个女人，她的个子不见得比格劳克太太高多少。

“你好，大个儿！”她快快不快地说。

“你好！”

“我是特劳特魏因太太。”

“我是聚登先生。”



“南北的南?”^①

“东西南北的南。”我说。

“最近警察局有幽默培训吗?”特劳特魏因板着脸说,把我推向一边,径自往客厅走去。

我把门关上,闻了闻挂在门背后的月桂花圈。

“你没有搜查令?”当我走进客厅时,特劳特魏因太太说。

“这是我姐姐。”格劳克太太说。

“我倒觉得,你若带一个女同事来更好些。”特劳特魏因太太说。

“她马上就来,”我说,“她还有一个安排。”

“你坐下!”格劳克太太命令说。

“我喜欢站着。”

“在你的女同事到来以前,我们不开始。”特劳特魏因太太说,接着在她妹妹身边坐下。特劳特魏因穿着深蓝色的套装,配了一个红葡萄酒色的手袋,她不断将套在手腕上的手袋挪挪正。特劳特魏因太太看上去比她妹妹稍微年长一点,不到60岁。

“你要一杯茶吗?”格劳克太太问。

“好的。”

“跟你的身材相比,你的照片作了美化修饰。”她边说

^① “聚登”在德语中意为“南”。



边将斟了茶的杯子递给我。

我说：“照片上只能看到我的脸。”

“你的脸也作了修饰。”她说话时，嘴上掠过一种皱起皮肤的冷笑。

我把茶杯连同底盘放到我的展平的手心上，看着这两个女人，她们的表演看来已练了很长时间。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特劳特魏因太太问道，她是在问我。

我打量着我的女同事，除了有点苍白以外，没能发现她的外表和早上有什么区别。她显得有点紧张，有点心不在焉。

在我踏进杨街的这一住宅后 20 分钟，她出现了，肩上挎着皮包，头发上有汗水。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她说过要让一位女朋友剪头发；可当她站在我面前时，头发和先前一样长，几乎和我的头发一样长。

当然，为她开门的是我。

“不好意思。”她轻声说。

我紧接着说：“你啥也没耽误。”

然后她坐到客厅的一张椅子上，把皮包靠在椅腿旁，作了自我介绍，接过格劳克太太递上的一杯茶。

这时我看着她。



这是我第一次看她，不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她，我每天她都看见她，一星期来我每天看见她。在这以前，我偶然见过她几次，在走廊里见过，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见过，在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见过，但我们没有分在同一个行动小组。至今为止，她在谋杀侦查部工作，再以前是从事缉毒的。我还知道，她正和卡尔同居着，警局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卡尔主管第 11 分局。

他和我，我们说话不多，我们几乎从来不说话。

尽管如此，我们相处得很好。从某种角度说，我们生活在同一幢房子的不同楼层，我们每天都要通过同一个大门进来。晚上，各人躺在各人的墙边，墙既冷又无情，他的墙和我的墙看上去完全一样。我们辛劳地工作，无所畏惧。那是一座实在的墙，一旦它倒了，那它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倒了。我们的担心也是实在的。

每次当我证明自己基本上不适合干警察这一行时，他通常都要为我说话，我估计原因就在于我们之间用“你”相称，有时他会告诉我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情。当我看着索尼娅的时候，我不得不想起这些事情。

她的全名叫索尼娅·法伊尔阿本德，她的额头很高，鼻子很窄，鼻尖略微朝上。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几乎拖到肩上。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样，是绿色的。另外，她有个习惯：从来不把她的矿泉水放到冰箱里。

这是有一天晚上卡尔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正在等鉴定



部的电话。我说：“那又怎么样呢？”他说：“以后就只会想起这样的事情了。”

我现在就在回忆，不是回忆自己的事情，作这样的回忆不会感到精神创伤。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怎么啦？”索尼娅对我说。

我说：“这位是特劳特魏因太太，这位是格劳克太太。”

索尼娅弯下身子，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我一般用小本子记录，除非在必要时才用录音机，比如万一出现太多的前后矛盾，我估计现在还不会，还不至于。

“你可以录音吗？”特劳特魏因太太问。

“你不愿意吗？”索尼娅问。

格劳克太太摇摇头，短促地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我妹夫四天前失踪了。”特劳特魏因太太说。

索尼娅从包里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将它打开。“我这里有你的临时失踪报案……”

“怎么是临时的？”特劳特魏因摆弄着她的手袋问。

“已经过了四天了，我们仍然不知道，你的妹夫是否真的失踪了。”索尼娅说。

“我知道是失踪了。”特劳特魏因太太说。她朝我看了一眼，我耐心地回看了她一眼。起先她坚持要由一个女的来问话，现在她怀疑起问话者的能力来了，并等着我插话。

我不爱提问题，我喜欢说：“你说吧！”这样做我通常



都会有收效。有机会说话的时候，就得利用机会说，这根本不是吹牛、装模作样或故弄玄虚。

尽管我自己最喜欢保持沉默，但我往往不能恭维别人的沉默。也许是我自负，也许是我多疑，或者干脆是我懒。

“莉泽洛特·格劳克……”索尼娅开始说。

“是洛特。”格劳克太太说。

“你填的是莉泽洛特。”

关于我这位女同事的能力我一无所知。这是她直接参与失踪侦查部的第一个案件，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案件，而不是通常那些跳绳式失踪：有人出走了，但很快又回来了，就像一个孩子跳绳一样。

“你就不想坐下来，聚登先生？”特劳特魏因问道。

“不。”我说。

“你丈夫有没有带走一个箱子？”索尼娅问。

他没有带箱子，文档上写着，我对索尼娅的战略提问感到好奇。

“没有。”洛特·格劳克说。

“我知道，我的同事已经问过你了，但这点很重要，即你再跟我说一遍：你丈夫是否曾经说过有自杀的念头？”

“从来没有说过。”格劳克太太说。

我从口袋里抽出笔记本做记录。

“好吧，”索尼娅说，“今天早上我跟医生谈过话，他说，你丈夫前个时期因背疼而经常去找他。”



“是的，”洛特·格劳克说，“他是鞋匠，他老伏在那老掉牙的凳子上，把背脊给搞坏了。”

“医生开的方子是让他去按摩。”索尼娅转向我，我点点头，继续做记录。

“去做按摩，马克西米利安是没有时间的。”格劳克太太说。

“他上周四晚上9点半离家出走，没有再回来。”索尼娅说。

“马克斯^①还想在‘鲁姆勒酒店’喝一杯啤酒。”特劳特魏因说。

索尼娅把文档放在桌子上，将挎包压在文档上。“你们在看电视，格劳克太太，你和你丈夫。然后他站起来走了，他到底说了什么？‘我再去喝杯啤酒’？到底说了什么？”

两个女人面面相觑，特劳特魏因在玩弄她手提包的拉链，她妹妹在腰间搓手，接着往她那空空的手提包里看去。

“他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她说。

“他就这么站起来走了。”索尼娅说。

“是的。”

“他穿上风衣、鞋子，走了。”

在沉默中过了好几秒钟。

我站在窗户边，窗户关着，窗帘闻上去刚洗过。两棵

① 马克西米利安的简称。